

海狼

HAI LANG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美] 杰克·伦敦 / 刘 珍 / 改写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改编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小艇飞速而来，穿波逐浪，越来越近；像条小鲸，掀起水花，冲破浪头；时而隐入白浪，又钻了出来，跳向天空。每一次冲刺，看来都是最后一次，但它又活过来了。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海狼

Hai Lang



[美]杰克·伦敦/著

刘 珍/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狼 / (美) 杰克·伦敦 著 刘珍 改写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5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青少版)

ISBN 978—7—5354—6504—7

I. 海… II. ①杰…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缩写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1129 号

责任编辑: 孙晓雪

责任校对: 陈 琪

整体设计: 新奇遇文化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3.75 插页: 6 页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8 千字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海狼》导读

《海狼》

- 一部足以媲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哲思小说；
- 一部足以让人热血沸腾后又冷静审视现实的精彩小说；
- 一部足以让人看到人性之善战胜人性之恶的正能量小说；
- 一部足以印刻作者杰克·伦敦传奇人生的半传记式小说；
- 一部足以发人深省的反思小说；

.....

《海狼》，以第三只眼的清醒反观人性，警惕着人性在野性森林的大染缸里迷失。它曾为处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大众价值普遍迷茫的西方社会带来一声尖锐的警醒和一盏明亮的航灯。

作者杰克·伦敦所处的年代（1876—1916）是一个急剧动荡的年代：工业化革命开启，传统社会结构遭到解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经济大萧条，整个世界格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新洗牌。如何应对纷繁的世界，保护自己珍视的纯洁人性不受侵染？杰克·伦敦用艰险的传奇经历所换来的理性思考，为我们奉上了完满的答案。

穷困的童年使杰克·伦敦早早地成熟了。从十岁起，他当过童工、漂游过蓝海、跋涉过雪原；淘过金、驾过船；做过买卖也当过记者……他既煎熬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也享受过奢华堕落的生活。他的一生惊险刺激、轰轰烈烈，充满传奇色彩。

十七岁时，他在一艘捕猎船上当了水手，经过朝鲜、日本，到白令海一带去猎海豹。他高超的驾船技术和饱经摔打的体魄，

赢得了野蛮水手们的尊敬。惊涛骇浪中的海洋生活和水手们讲述的故事为日后《海狼》的写作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素材。

杰克·伦敦将《海狼》这个故事放置在一个陌生又异常广阔的世界：荒凉空旷、波涛汹涌、岛屿星罗棋布的太平洋。他以虬劲的笔触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将人物置于极端严酷、生死攸关的环境中，藉此来展露人性中最深刻、最真实的品格，并对“勇敢”、“坚毅”、“爱”和“善”这些人类高贵的品质进行歌颂。

“夜叉号”猎豹船如同社会现实的袖珍舞台，他笔下那“严酷的真实”常常使人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船长海狼，一群水手，一帮猎手，一个厨子，遇到海难的诗人凡·伟登和女诗人美迪……不同社会背景、不同阶层、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在“夜叉号”这艘船上，在浩瀚无垠、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进行着博弈较量。

海狼、厨子、猎手们、水手们代表着饱经苦难和折磨的社会底层群体，他们不再相信人间的真情善意，不相信亲情，多数人都已经泯灭了人性，成为恶的奴隶；他们不再有文明美德，粗野鄙俗不讲理，他们仇视知识阶层；他们践踏生命，蔑视死亡，放纵自己的野性。

落入“夜叉号”这个充斥着“恶之花”的地方，为了活命，诗人凡·伟登不得不抛弃绅士那一套文明礼仪，从头学习海上的规则。在与海狼的精神较量中，诗人凡·伟登一步步为海狼那一套野蛮的强大理论所折服，并开始践行野蛮规则。

就在凡·伟登逐渐快被海狼同化的时候，一场意外中获救的女诗人美迪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美迪的爱情激发了他对公平、正义等人类社会的文明美德的重新信仰和坚持。为了拯救美迪逃脱海狼的虎口，诗人凡·伟登爆发出了惊人的男子



汉力量，历经磨难终于携美迪逃到一个荒岛，并开始在荒岛上艰难地生存。

众叛亲离后的海狼，身体一点点地枯萎瘫痪。随着“夜叉号”一起漂流到凡·伟登和美迪所在的荒岛的海狼至死都坚信他那套“恶”的生存逻辑：活着就是战斗，就是相互厮杀，就是人吃人；没有灵魂存在，没有天堂，肉体死了，人也就彻底消失了。

在荒岛上，海狼凄惨地死去。

凡·伟登和美迪之间的爱情力量，让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奇迹，修复了“夜叉号”，顺利归航。

整个故事，节奏紧凑，情节跌宕，引人入胜，散发着浓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彰显了杰克·伦敦强烈的个性色彩。他以匕首般的词句解剖着社会的灵魂，让人清醒震颤：

“凡是使生命扩大而又使心灵健全的一切，便是善良的；凡是使生命缩减而又加以危害和压榨的一切，便是坏的。”《海狼》对人性的清醒反思值得读者的深度阅读和思考。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故事从坠海说起吧	1
第二章	夜叉号,另一个噩梦开始	9
第三章	这是命令,由不得你违抗	16
第四章	没想到,我成了这里最低贱的人	24
第五章	无意间引诱别人犯错也是犯罪	29
第六章	风暴来袭前压抑的平静	35
第七章	为了活命,拿起匕首抗争吧!	49
第八章	谜样忧伤,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背后	54
第九章	暴力纷纷来袭,我渐被同化	59
第十章	海狼,众恨所指的靶子	70
第十一章	活着就是战斗,你现在必须是大副	79
第十二章	大副就需玩命和挑战风暴	84
第十三章	美女来了,夜叉号涌现新渴望	96
第十四章	你的爱情有罪,她是我的	105
第十五章	爱而不得,弱者开始遭殃	112
第十六章	抢钱等于要他的命	123
第十七章	报复性的待客之道	129
第十八章	酒精摧毁理智,我们赶快私奔吧	138
第十九章	海上逃难,我们要活下去	148
第二十章	荒岛求生,携手激发正能量	158
第二十一章	安乐窝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69
第二十二章	强者彻底地垮了	178
第二十三章	有爱,没有什么不可能	187
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搏,海狼在一点点消亡	198
第二十五章	归航,让爱自由翱翔吧	205



第一章 故事从坠海说起吧

这本是一个精彩而又深刻的故事，但是提笔却又千头万绪，从何说起呢？

正当我过电影似的梳理故事的前前后后时，弗洛沙，这个可笑又奇怪的家伙，插队似的挤进我的脑海，成了这千头万绪的替罪羊。

他怪得令常人诧异。他选择在被泰马贝斯峰阴影常年遮蔽的磨坊山谷里建一座避暑小屋，却又总是选择在深冬寒月之时到小屋里读书——不是读尼采，就是看叔本华，只有这两个人的书可以使他脑子松弛下来。其他季节他从来不待在那里。炎炎酷暑，他反倒乐颠颠地顶着烈日，四处游荡。

如果不是为了陪他度过每个周末，我也就不会在大雾隆冬的周一清晨，在旧金山的海湾里晃荡了。不过幸好，载我的是一艘安全的船。“马丁尼号”可是新下水的渡轮，在索萨利托与旧金山之间航行还不过四五次。新船对我这个“旱鸭子”来说意味着安全。现在回想起来，船只的崭新度迷惑了我对浓雾危险性的预判。真的，我还记得当时，我如何惬意地走上前舱甲板，在操舵室下面坐下，欣赏着绵绵浓雾，遐想联翩。清风拂面，我似乎遗世独立，飘飘欲仙。其实，这是种幻觉，在我头上不远处，就有两个人，一个大概是舵手，另一个应该是船长吧，他们正在驾

驶室的玻璃房忙碌着。

还记得当时，我还正经地冥思着分工的伟大。人不必样样精通——我不必研究雾霭、风向、潮汐、航海术，同样能渡海访友。看来，术业有专攻是对的。舵手和船长用他们的专业经验为像我一样不懂海洋不懂航海术的人服务，而我却能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在我精通的文学专业上。顺便提一下，登船经过客舱时，我还看见一位壮硕的绅士，全神贯注地看《大西洋》月刊，而看的正是我的大作《爱伦·坡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功绩深究》。这又表明：是社会分工，是舵手与船长的专业经验，使得这位壮硕的绅士能在从索萨利托到旧金山的轮渡途中，阅读我关于爱伦·坡的专业见解。

“砰”的一声响，撞走了我的沉思。一个红脸汉子，咚咚地冲上甲板，身后的门粗暴地闷响。不过，我并不为意。我正在构思一篇题为《理解艺术家，请洒脱一点吧》的妙文。此时，红脸汉子在甲板上咚咚地走来走去（他显然装着一双假腿，不然不会这么响）。他不时向操舵室瞟去，又瞪着周遭的浓雾。后来他停在我旁边，叉着腿，一脸快意。他肯定是个老水手，我猜想。

“这样的鬼天气，真让人想发疯哇！”他向操舵室的方向点了一下头。

“不用紧张吧！”我应和道，“小儿科嘛，他们有罗盘指方向，又清楚距离和速度，像算数一样准，不会出意外的。”

“不紧张？”他从鼻子里哼出这个反问，“小儿科？像算数一样简单？”

他就像接受挑战一样，身子向后一挺，直愣愣地瞪着我。



“你知道金门的海潮是怎么回事吗？”他问，其实倒像是在对我大吼。

“潮水退得跟一阵风一般快！哼！流速多少？你听听再说，好吗？这是一个警钟浮标，我们就快挨到它顶上了。看，他们在急着改变航向呢！”

刺耳的钟声从厚重的浓雾里传来，简直就像丧钟。舵手慌忙地急速转舵，刚刚在正前方的钟声，不一会儿就转到了船侧。我们船上的汽笛狼嚎般地叫起来，其他船只的汽笛声也在浓雾中跟着叫起来。

红脸汉子胜利似的开始对我“宣讲”。他指着右边的一种汽笛声：“小渡船，在那儿！你听到没有？用口吹的。这种小船像个平底帆船，很要命的，可要当心，否则，鬼门关就在眼前啦！”

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渡船，也在雾中慌乱地尖叫着，似乎告知着对方它们的存在，警示着不要撞上去。

“他们怕出事，互拉警报呢。”群狼嚎叫般的汽笛声一停，红脸汉子又开口补充道。

他满脸涨红，双眼冒火。这种情况让他紧张，也让他兴奋。

他继续用他常年累积的经验对我“宣讲”着各种各样的号角声。

“从我们左边驶过去的是汽笛声，你听见了吗？照我推测可能是一艘蒸汽船。嗡声嗡气，像嘴里含着一只青蛙。它正迎着潮水挺过来呢。”

马丁尼号鸣起了铜锣，马达立刻停下，起伏的波涛平静下来。因为，前面不远处，一只小汽笛尖利地狂叫。过了一会儿，马丁尼号才重新启动。

在浓雾里，小汽笛在大汽笛猛兽般的怒吼中，急速远去。

我望着红脸汉子，继续听他“宣讲”。“这小蚰蚰儿浑身是胆，到处乱窜。”他说，“我真想撞沉它，小混蛋！真是祸根！也不知是哪头蠢驴，赶着去地狱里吃早饭，一路乱叫，好像让人统统给他让路。他想来就来，又不注意管好自己，让人不得不小心避开他。人间公道，基本礼貌，他们就根本不懂！”

他无名的怒火让我觉得很搞笑。他气势汹汹地来回走动，我则又在浓雾里沉思：神奇的雾啊，无边无际，遮蔽着无尽的山川大地。人类不过是些星星点点的尘埃颗粒，为造物主诅咒而跨上木与铁制成的坐骑，背离神意，在虚无的苦役中恐惧疑虑，忍不住狂叫不已。

“喂，有人正向我们开来！”红脸汉的声音再次把我从自以为悲悯红尘的沉思中拽出来，“你听到没有？那船很快，正冲过来。我猜他还没听见我们——风头对着我们呢。”

海风迎面吹来，汽笛声就在我们侧前面一点。

“是渡船吗？”我转过头问。

他点点头说：“要不就不会这么慌慌张张了。”他一闪而过地笑着向上瞟了一眼：“上面的人可慌神了呢。”

我顺着他的眼神看见船长连头带肩伸到操舵室外面，全神贯注地望着浓雾深处，仿佛用念力就能洞穿迷雾似的。他一脸紧张，和红脸汉子一样。红脸汉子拖着沉重的步伐地走到栏杆边，以同样的专注望着未知的隐患。

大祸瞬间天降。

浓雾迅雷不及掩耳地被劈开，楔子一样的船头冲进来。这



是一艘蒸汽船——两侧雾气滚滚，仿佛一条鳄鱼鼻尖上拖着长长的海藻。操舵室里一个身着蓝制服的白胡子男人，手臂撑着窗子，半身露在操舵室外，静静地观望着。此刻，他沉静得让人震撼。他听凭噩运与自己相伴，冷静地估量着这个撞击带来的后果。他倚在那里，用冷静安宁却又深邃的目光扫过我们，仿佛在搜寻撞在哪儿比较好，而我们的舵手却面色如土，怒吼道：“你还来得真是时候！”

“抓紧啰，千万别放手！”红脸汉子向我大叫。

接着他又重归平静，“听女人叫唤吧。”他冷峻地撂了一句，表情愁苦，仿佛早已遭遇过百遍。我还来不及反应，两船已相撞。木料压裂破碎声声，马丁尼号船身倾斜，我们肯定它被拦腰撞了。

我滚落在冷湿的甲板上，还没爬起来，就听见女人们如红脸汉子所说那样，接二连三地叫起来。

我被这尖叫吓得手足无措，挣扎着支起身，想去拿救生圈，却被从舱口涌出的人流挤撞到一边。只见红脸汉子快速地给这群乱叫的女人们绑上救生圈——我清晰地记得这个画面，就像印在我脑子里一样。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幅斑斓的巨型油画——灰暗的雾霭，船舱裂痕如同参差的锯齿；舱内座位空空如也，只留下彩色的坐垫；包裹、雨伞、披肩等四处散落，拜读我大作的那位绅士穿着软本与帆布制作的救生衣，手里还攥着那本杂志，向我大声问是否危险；红脸汉子风风火火地拖着假腿来来回回地给人们扣上救生圈；女人们疯狂地“尖叫合唱”。我快神经崩溃，红脸汉子也似乎快承受不住。他满脸紫涨，双手高举，从人群中猛吼出几声响雷：“住嘴，啊，你们都给我住嘴！”



如此混乱斑驳的场景和丰富夸张的人物表情，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转念间我又突然慌张起来：这些女人都是我的同胞，就像我的母亲、姐妹，她们多么不愿死去。她们的尖嚎如案台上待杀的猪，又如捕鼠夹上的老鼠，哀叫连连，却得不到援助，让人于心不忍。

我赶紧跑到甲板上，一屁股坐在凳子上，难受得想吐。看着此情此景，我泪眼模糊：四处奔窜的人影，此起彼伏的哀嚎，争先恐后下放到海里的救生艇，却不时有人掉入水中，救生艇翻掉，这真如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场景。而闯祸的那只蒸汽船，连影子也不见了，我原以为他们会放下救生艇来援助我们的。

马丁尼号迅速下沉，水快速涌上来。许多乘客跳入水里，跳入水里的却呼号着要上来，谁也不理睬谁。我这只“旱鸭子”着实不知是如何被冲进水里的，好像是被人挤下来的。入水之后我才知道他们嚎叫着要上来的原因：刺骨的海水，仿佛钢针扎进全身，痛入骨髓。我知道我被死神看上了。

冰冷的海水让我窒息，救生圈的浮力开始往上拉我，但肺里已经灌满了水，满嘴咸腥，咽喉胸肺滚烫火辣。终于我浮上水面，周围的人们挣扎着，哭喊着。有打桨声，肯定是刚才那只逃逸的蒸汽船放下救生艇了。

时间慢得如蜗牛爬过，我居然命大还没死。不过，冰冻的海水已让我的心脏、四肢都开始麻木，海浪上恶毒的泡沫也呛进我的嘴里。

当喧哗逐渐逝去，哀嚎阵阵响起，我明白马丁尼号已彻底沉没。我昏了过去，后来发生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可是当我



醒来时，没有悲号，没有呼喊，浓雾中只有寂静的浪涛声。我真独自活下来了？恐慌猛然袭击我的心。当站在惊恐的人群中时，大家可以休戚与共，现在我却是海天间一孤独的弃儿。我要被“流放”到哪里？潮水退出金门，难道我要被流到太平洋？救生圈不靠谱，易撞碎，没浮力，我又不会游泳……一时间我禁不住像女人们一样尖嚎了，慌忙地用麻木的双手乱拍着水面，直到精疲力竭，失去了所有意识。

当我再次苏醒过来，就像过了好几个世纪。但我看见浓雾里钻出一只船，鼓着三条三角帆，互相擦碰，猎猎作响；船头劈着海浪，溅出点点浪花，似乎正向我冲过来。我拼命地叫喊，但叫不出来。幸而它又大又黑的船身和我擦身而过，我拼命游过去，发疯似的想用手指甲抓住船板。但我的手臂重过千斤，无法举起；我竭力想叫喊，但嗓子已嘶哑。船尾无情地溜走，留下一阵阵浪涛。恍惚间，我看见一个人站在舵轮旁，另一个人正享受着粗大的雪茄，吞吐着蓝色的烟圈，百无聊赖地扫过水面，似乎瞥向我这个方向。这心不在焉的一瞥，对我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救命草啊，但是他没看见我。我眼睁睁地看着那船消失在浓雾中，心痛地盯着舵轮边的那个人的背影。

这时，另一个人却再次漫不经心地慢慢扭过头，他的余光扫到了我。但是他冷若冰霜的脸，让我一阵担忧，即便他看见我，可能也会见死不救。但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他确实看见我了。突然他快速跳到舵轮旁，推开另一个人，一转又一转，急打舵轮，同时大声号令。但是一会儿，船却隐没在浓雾中。我的希望落空，内心陷入一片黑暗，但我挣扎着强打起精神，要把这

种失望和黑暗镇压下去。不知多了多久，桨声和呼唤，却越来越近，我听到一声粗暴的喝叱：“见鬼，找死啊，怎么不叫喊一声？”我知道他在对我说话。于是，我再也挺不住了，埋头沉入了黑暗的深渊。



第二章 夜叉号,另一个噩梦开始

上帝保佑,我是不是进了天堂?浩瀚的星空竟成了我玩耍的乐园,我荡着巨大的秋千,无数的星星随着秋千起伏飞射而过,放眼望去都是闪闪的星辰和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突然,一阵阵锣声轰响。我知道这是一个梦,但却仿佛在这里晃荡了几个世纪,享受着无垠星空乐园里的翱翔。我似乎不想从梦境中彻底醒来,继续荡着大秋千来来回回。但锣声越来越快,我梦中的秋千也跟着越来越快,我满心恐惧。秋千划过天际,我重重地摔在粗糙的沙地里,在烈日里被秋千拖拽着,皮肤刺痛难忍。无数的星星飞射过来,似乎整个宇宙在虚无中崩溃了。

喘着粗气,满头大汗,我终于挣扎着睁开眼。原来,有两个人正跪在我身边给我做急救。

秋千晃荡的梦境,原来是船在大海中起伏。阵阵铜锣声,原来是挂在舱壁上的平底锅随船起伏碰撞发出来的“咚咚”声。粗糙炙热的沙地,原来是一双铁硬粗糙的手在我赤裸的胸膛上按压摩擦,我痛得颤动。我用力将头抬起一点,发现我的胸膛红肿,已有细微的血点渗出。

“行了,强森。”某个人说,“你没看见你把这位先生的皮都给蹭下来了吗?”

叫强森的大个子，应该来自北欧，他停下手，笨拙、蹒跚地站起来。

呵斥他的明显是一个厨子。他长得像油腻熏制的腊肠，圆润却细长；又有点像女孩，像那种听着教堂钟声，吸着母乳长大的乖女孩。他戴着一顶皱皱巴巴、看似半干不湿的小棉帽，裹着一件一直罩到他瘦削的屁股的粗麻外衣。我这才发现，我就躺在厨房肮脏潮湿的地上。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先生？”他用他那骨子里的讨好假笑问道。这种假笑肯定是他家世代讨赏的传家宝。

我试图坐起来，但浑身乏力，只是微微扭动了一下身子。强森见势把我扶起来。但摇晃的船体和舱壁上嘭嘭作响的平底锅让我无法集中精力支撑自己。为了防止摔倒，我顺手拉住了厨房的木架做支柱。谁可曾想到木架上堆积的油腻，让我恶心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强忍着恶心把那东西拉下来，快速插进煤箱里。

厨子撇了一下嘴，冷笑了一声，显然对我的反应过度有所不满。他把一只冒着热气的杯子塞到我手里：“喝点热的，这会让你缓过来。”船上的咖啡，令人作呕，但是热量会让我恢复力量。

咬着牙，强灌进去了一杯污浊的咖啡后，我低头看着我红肿的胸膛，怨恨地瞥了那个北欧人一眼。

“强森先生，你干得太棒了，不是吗？”

我的动作明显表露了我话语里的内涵。他伸出手，翻看自己的手掌。这是什么手啊！布满老茧，比大号的砂纸还粗糙，那凸起的棱角，让人不寒而栗。